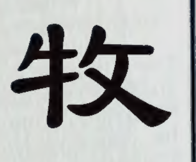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六目

匡定下

唐龍　　汪金恩

吳時來　盛昶

鄭建　　林錦

謝袞　　吳成器

葉夢熊

牧津卷之六

匡定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薛弼

薛弼改判河南時楊幺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幺㫨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技坐廢而精騎

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𢐗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𢐗曰，若志在除彥，𢐗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𢐗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𢐗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𢐗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

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閧，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柏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荊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萬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其反狀，斬其首以狗。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州。時蘄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

砦自保守臣幕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强壯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陞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而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知廣州

制大寇決大疑定大患皆咄嗟而辦豈非

異材、〇單騎代王彥、談笑斬伍俊、斷非孟浪者可能、其生平好謀而斷者可知、

孟宗政

孟宗政權棗陽、初蒞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鉤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

鬪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損、穿穽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

溼氈析竹以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燒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强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溼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團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遁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兵進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追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

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以戰則勝、以守則堅、當此強虜、而精神鎮定、出奇制勝而有餘、誰謂宋季之無才也、

王居安

王居安知隆興府、初盜起郴州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

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欵、身受官閫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指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嘯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放兵肆劫掠、永新、撒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决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

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為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抄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眾皆感

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鬭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勇世傳喉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擒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擒並磔於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自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素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畧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縊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

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是剿盜第一義但用法更自不同如絡馬穿牛以實事爲駕馭馴猪狎虎以虛着爲牢籠能解虛實之用者方能用賊

陳大紀

陳大紀謫郡陽縣尉歷遷知横州秩滿適妖賊儂廣李藍六作亂鬱林桂州並爲盜區廣右搔

然當諸司環視却立之時大紀慨然以平寇爲已任奉檄卽行節制飛虎摧鋒兩軍號令嚴肅動中事機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旣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訖事僅五閱月入朝奏對召試閤門舍人以平賊功轉兩官

慨然平賊於秩滿之時人情所難

盧琦

盧琦至正間知永春縣時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永春之百姓者有幸

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以禍福喻之，衆皆拔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者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開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吾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耶。且彼寇方將

擄掠吾妻子、焚毁吾室廬、乃一深仇、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踊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凡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衂、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

一令便能屢勝大敵、只是威惠行于境外、

其得人心者有素、

冷應微

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獠峒大爲變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至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惑諜王不果應徵出不意一皷擒之縱遣歸農

獠夷已有感悟之機特惑于諜王耳既擒之後縱遣歸農自是攻心之法

陶魯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猺賊流劫盡雷廉高

肇以東之境，破賊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所在效尤，劫殺無寧日，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衆，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

弱冠一老儒能慷慨拒賊、如此才畧、畢竟以功名自著、

譚謙

譚謙初爲南昌通判、嘗以却餽棄金水中、後改判衢州、初政尚嚴厲、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謙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西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廷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以

讓治之至未月立解及攝府事時姚源賊號二十餘萬爲圍陣出沒開化境而讓方新署郡然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讓在南昌時所撫及者故至營皆不攻迭騎速過讓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恭築賊見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讓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讓與賊遇也以兵少問道避深山中山中巨室方楠見讓而泣讓怪而問

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令二子雖戰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讓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讓始得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常山、議費百萬、讓曰、取石于山、斮山砌石、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鹽、民不侵牟、夫如是、何百萬之爲也、

常山城二月而就、嚴肅與簡緩、各在因地因時、非有優劣、要以此君精悍治辦之才、可以平亂、亦可以集事、

許逵

許忠節公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飈起圻甸、逵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内、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環堵皆城、伏竇皆卒、忠節公眞能爲鐵甕之守、

李承勛

李承勛出守南昌、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爲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降徒賊王

奇約爲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戢。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遣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發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黨賊，命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

料敵有定見、

王鈇

王鈇爲常熟令海壖大豪多藪亡命作奸監司檄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麕讋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鈇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旰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稟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

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鈇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三人、賊惴恐宵遁、鈇乃親執扶行策、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鈇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之、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棊決之、鈇曰、有

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禍無倫、是夜鈇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鈇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剿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

此君長處、妙在能用人、

馮俊

馮俊知河南獲嘉縣、時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俊迎謁前途、稱嘉民貧、力不能任供億、永爲斂容謝之、調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

兵禦之與許忠節相約誓死封疆匿母妻山中而身率丁壯畫地爲守士卒感奮登陴俱有死志賊知備嚴不敢逼夜潛遁去

能與許忠節相約誓死者其人可知

姚鵬

姚鵬初授福建龍溪知縣時縣有惡少者横行邑里人畏之如虎鵬捕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縶之獄百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後歷官知韶州府韶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時廣寇

高快馬等、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于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攖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剿、鵬之力居多焉、

大較是斷擊才、

顧應祥

顧應祥初授饒州府推官、發摘有聲、顧時時有

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應祥方攝郡而會姚源洞大盜起攝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入此祥爲委曲開諭利害賊立擇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

洞盜聽撫固地方之福然攝樂平一事畢竟何以肅法

唐龍

唐龍初授郯城令時盜起燕齊間至郯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伺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

三覆之設至今可行

汪金恩

汪金恩守桂林時土蠻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

一大創則朝廷聲敎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挫衂柰何因噎而廢食當時韙其言即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畧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即乘霧啣枚疾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巖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巖死者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

乘霧疾攻是尅險一法

吳時來

吳時來初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猝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壘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鳥銃諸器敎士爲連弩一發十矢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衞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臨民

衆、壅汚蒸染、困大疫、時來方四啓水關、便輸薪
穀者、因其歸舟、載樴滯出之、又多置藥餌、以率
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討搗逾
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
道所由、就編由稗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
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
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郎不異寇、時來
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
狥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

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縷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彊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濘安能登即登從高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内徙之民薄城而居頗以苫蓋時來慮爲火箭所

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圖向所識也。賊知有備，奪而走北，將突南都。時李遵護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畧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撤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案諸隘。賊果由檇李道平望，阻木不

得進徘徊一幾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

才發用密議定神閒何以筮仕書生便饒武略

盛昶

盛昶爲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摧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不煩寸兵

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祖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祖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鬬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罹鋒鏑矣初祖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

例請祀、祀勿毀、至夕有雞伏神前、如釘置然、祀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詣祀、祀弗允、張夜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爲耳、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爲鬼神憚伏若此、祀後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于寺、歲不廢云、

無城可守、而笑談禦敵、更見妙手、

鄭建

鄭建自幼敦重朴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爲庶吉士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求幾以直言見忤當道黜爲南雄通判旣抵任知郡民避徭役戶口不多於是不避險艱徧歷鄉邑以招徠之仍具奏乞免逋負不數月民悉還定內艱去職服闋詣選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鑛相爭至有與拒傷官軍者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蒞其事建旣至諭民以禍福且爲平

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辦、倏閩寇鄧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大臣督兵剿擒、建分防龍泉、偕其子躬擐甲冑、率民兵與賊抗者數日、斬首五百餘級、其餘良民悉諭以歸農、并得被虜男女二千餘口、以還其家、尋陞同知、復以平寇功、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久、改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卒于官、

善撫亂者、畢竟以入巢察情乃得、

林錦

林錦景泰間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都御史葉盛異之遂檄攝象靈山至則患無城守始據形勢立木柵設戰守拒賊知有備不敢近未幾請於去民曰公去賊將復來衆率逃之山谷中盛乃以狀聞請即令靈山民聞之即復來歸適歲大饑賊益熾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命遠地不服者縱兵勦

之、壬午、敗賊於羅水、又敗賊於黃崗嶺、又大敗賊新庄、前後斬獲千餘級、虜獲無算、已而去排柵築土城、徙縣治于中、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掠清和鄉、錦肩輿諭解、有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經畧還定、一如靈山、設圖河營以禦西寇、新寮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盜遂滅息、

規畫懸合機宜、禦寇何事不辦、

謝袞

謝子襄名袞以字行始以才薦授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循小民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小校吳米逃山谷時時出為民患已數歲矣朝廷發官軍二千剿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

自隨、

以計掩盜、亦從節靜得來、

吳成器

吳成器始仕爲會稽典史、當海上倭蹂躪境上、時武備久弛、上下倉皇、成器有勇畧、能陷陣衝鋒、督府命提兵守水陸扼塞、與賊遇、大小七十餘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百人、獲所掠子女、幷衣械無算、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鬬咸有方畧禁士卒無毫髮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

卒、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錄其

功、陞紹興府通判、

當倭踐吾鄉、官軍無不披靡、及倭以迷道、困之田間、四面環水、戰士猶旁皇不敢近、吳公手提鐵簡、所向無敵、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葉夢熊

葉夢熊出守贛州、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乃密購楷柱所厚善者、令

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急帥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擒斬楷桂、擒其餘黨、就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祠祀焉、

此公才畧、爲令已然、然寧夏之變、竟不能縛渠魁以報、豈勢値其難乎、

牧津卷之六 終

牧津卷之七目

節義上

趙苞　程信

孔奮　臧洪

陳容　虞忠

易雄　傅伏

李侍舉　王羆

侯馥　堯君素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劉仁贍
劉德基　鞠嗣復
詹良臣　劉士英
徐端益　徐徽言
李誠之　朱蹕
楊邦義　趙昂發

牧津卷之七　節義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趙苞

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病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

得相顧以虧忠義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進戰母妻皆爲賊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悲哉所遇）

趙苞所値之境惟有一死可以忠孝兩全

然惟此賢母乃以成此子

程信

程信爲南鄭太守鄭厯功曹厯爲羌所殺信守孫馳來赴難殯斂厯喪還鄉結故吏子弟二十

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死士以待虜復來信等寄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詔賜信及段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孳李容姜濟陳巴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壓所命王宗原展與壓同死孳容等七人與信共命各賜穀五百斛華陽國志

不但能報主且能報國二十五人皆奇士

孔奮

孔奮爲武都郡丞時隴西賊隗茂等攻府舍殘

殺郡守、畏奮追急、執其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畱者、為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畱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置車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

凡節義之成、止係一念退轉與不退轉耳、

孔丞處此實難、然勢亦只須直前一往、不肯汙脂膏人、臨敵豈肯作依回念、

臧洪

臧洪、射陽人、太守張超慕其風節、請爲郡功曹、時董卓弑逆、洪說超舉義兵、約諸郡大會酸棗、推洪操血而辭氣慷慨、聞者泣下、後赴張超難、以直節死、海内惜之、

一功曹、便能操血而盟諸郡守、慷慨丈夫、定非浮名可得、

陳容

陳容爲東郡郡丞、太守臧洪被圍、遣容謂紹曰、將

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士生、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陳容抗義不屈、固不媿鬚眉男子、乃先遣司馬二人、亦皆死敵、於此可見臧洪大能得士、

虞忠

虞忠代王岐爲宜都守、忠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中、稱上虞魏還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先是與同縣王岐交、岐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糜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

盡心撫輯於無事之時、自能堅守臣節於

城潰之日、

易雄

易雄少爲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歸、後舉孝廉、爲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爲舂陵令、會王敦亂、雄首奮忠義、起兵討賊、力屈城陷、爲魏乂所虜、送至武昌、抗辭不屈、

吏而簿、簿而令、其不屈之志、始終如一、

傅伏

傅伏爲東雍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伏不從，及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鐘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伏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

[illegible]矣、傅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之同食、傅伏不受孝寬之招、慷慨欲斬子以殉、直是凜凜氣節、革命不能自引決、何其憊也、然差見天地之言、初心猶在、

李仲舉

李仲舉爲晉州別駕、鄜師圍晉州、外無援、行臺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俾其殺主將、言而止者數次、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累卵、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吞、直

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變危。且多不諜。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備舉正色曰。僕射恩德素深。公於皇家。深蒙擢荅。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與城存歿。仲舉固熟籌矣。正色之折。忠義自見。

王羆

王羆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

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蠕蠕候騎至，幽州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後守華州，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袒身徒跣與臥應之語亦自恭恭然與異

死者有間至拒神武數言自見忠懇

庾馥

江陽太守庾馥爲李雄將李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被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張迎曉喻之馥怒罵曰吾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何面目相見也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所獲犍爲太守魏紀漢國

太守文琰、巴郡太守黃龕、涪陵太守趙邠等、皆區區稽顙、無如韓者、

守心二字最好、然亦須出之忠肝義膽人乃得、不然、便爲延死須臾者所藉口、

堯君素

堯君素守河東、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尚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

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將室已云，我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丈夫一念許國，豈爲兒女關情，引弓射之，直借此以見斬釘截鐵之念，

顔杲卿

顔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自范陽而南，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
着此履、謙悟此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
軍、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
之、悉散陘口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
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起
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方月而城陷、賊
執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

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

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不勝忿，縛杲卿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糊而絕，年六十四，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道在傍，咀血噴賊面，賊臠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

屬皆被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常山不獨空抱一腔忠義、觀其召斬欽湊、并擒賊將、八日之間、諸郡響應、應機制變、才誠兩合、而受死之慘、百倍於人、激烈之氣、亦百倍於人、常山之舌、遂與宇宙相爲不朽、即履謙咀血噴賊、烈烈逼人、長史與太守、伸眉昂首同笑夜臺矣、

張巡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衛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精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賊夜遁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將楊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將尹子奇以兵三十萬趨睢陽遠告急於巡巡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氣自倍尹子奇復引

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將士皆激厲思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子奇走、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

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讀救不至，鄰
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
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
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
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
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
城，生既無力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
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
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

以刀抉視其齒、存者無三四、乃以刃脅降、巡不屈、罵曰、我爲君父死、汝附賊、乃犬彘也、又脅南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巡幷南霽雲與雷萬春姚誾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

張睢陽一腔忠節、已見於設天子畫像、斬六將時矣、決命孤城、生氣凜凜、出奇制勝、事事中機、王佐之才、古今無兩、僅云效死而弗去、何足盡公、

許遠

許遠生平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之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率饑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

詔贈荊州大都督、子坆拜婺州司馬、

遠自以材不及巡、聽巡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如此和衷、何可多得、總之兩公只從國家起念、故肝腸自爾相合、○當時有以遠之死後於巡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昌黎辨之曰、世疑遠畏死、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肉所愛之妾、國守不降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始、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不可以爲遠者

也自後衆論乃定

劉仁贍

劉仁贍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爲出涕

薛氏剛腸、更在仁膽上、賢哉此母、劉氏千古稱忠義之門、何必爾此背父之少子哉、

劉德基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旁、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於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從、曰、吾起苟生者哉、遂害

之、事聞、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illegible]

倘眞狂而死節、猶勝於狡而偷生、

鞫嗣復

鞫嗣復、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駡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爲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邪、嗣復知必死、不少屈、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

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邑宰有善政、令賊不忍殺、其善政可知、○嗣復爲令爲守、無地不與賊遇、豈天欲成其爲忠義乎、

詹良臣

詹良臣、宣和初、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

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祿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臠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三子

率弓兵禦劇寇豈復有生念一死固其所

其、恨此賊不能臠先遁之守貳、○霜雲尉之舌當與常山太守並垂千古、

劉士英

劉士英少篤學、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趙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顏相顧、潛具海舩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畫守城策、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淵

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帥臣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畧、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朞、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褰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於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

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

爲太原判，死節易，爲廣文先生，守城難，二死報國，此公有焉，

徐端益

徐端益靖康間以右科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直立不爲

屬勝、高宗即位、向子諲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於狂瀾砥柱、令委靡之氣頓振、

直立固可嘉、然不隨衆宣讀、則更佳、

徐徽言

徐徽言權知晉寧軍、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蹢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即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

原、通嵐石、事聞、降詔奬諭、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檄使鎮守河西、欽宗以西涼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覬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刧、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鄰府豐既棄、則晉寧豈能獨存、檄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檄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檄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漕臣桑景海葛兢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

糜餉絕，巖言屯守玆塞地，大積芻粟，兵士習水戰，乘浮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巖言以奇兵襲擒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巖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畱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百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遂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

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縣澄城趨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城、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已北、兵嚮宇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與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

巨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堇之子初徽言
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壓大河備械甚
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
之益急爲堙緣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
降人載芟石以擁之城中水乏斲脩褻盤鎧仗
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撫衆心奮
拐餞傷痍之餘裒折槊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
支取砲機箠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
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困感

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斮刃巖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瓚受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巖言先置家室空室中巷戰合人方能若此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門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畧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譟至巖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衂賊手因拔佩刀自刎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出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使說以

其冠綬見。嶽言叱之曰。胡章魏君父禮。以入寇虛可乎。汝汚僞官。不即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迺自若。嶽言曰。吾恨不磔汝歸見天子。令以死報太祖太宗。虜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即以杯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誘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嶽言益怒罵

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爾胡酋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巖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既死、僵立不仆、

一腔忠義、視死如飴、讀之凜凜有生氣、

今人輒謂宋人弱、宋人而在靖康建炎之時爲尤弱、然每至大敵臨城、誓衆死守、以少擊衆、斬虜却寇、甚至一城之中、寧皆戕死、而無一降、此等士心、何可多得、豈至闕

風輙潰以疆埸爲兒戲哉言之可爲三歎

李誠之

李誠之舉鄉薦第一慶元初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堞浚隍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蘭蘄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視沈入深淵保妻子之）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能無汗下如雨否）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十里外

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時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畧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尤、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鈐僕、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師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

右畧盡、引劍自刭、

金人一日破五關、而逾滿候代之守、慨然以百餘騎敵虜而使之憚、不特其膽力過人、而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眞與人也、死職固其餘耳、

朱蹕、

朱蹕初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倉、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

將窺臨安，浙帥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扼其衝，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赭山，驛卒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擁至天竺山，賊肆焚掠，驛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害之，

兩中流矢，復裹創以戰，與棄城之遁守，相去豈特人禽之別乎，

楊邦義

楊邦義通判建康，金兀朮大舉入寇，至建康，杜

充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棁率官屬出迎、降之、惟邦義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說邦義許以舊官、邦義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翌日、兀朮與棁邦光宴堂上、立邦義於庭、邦義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義曰、汝無多言、欲死趨書死

宋邦義奮筆書死宋、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已而兀朮再引邦義、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磔汝萬段、安得汚我、兀朮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楊公自是文信國一流人、抗志甚遠、何難爲死節事、

趙昴發

趙昴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

降鼎發知其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訣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可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鼎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於從容堂

封疆之臣以身殉事自是職分當然亦法

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義尤爲卓絕

牧津卷之七終